

正月织事

陈兆燕



蚕丝线

在一阵“沙沙”声中醒来，刚开始细连还以为是要下雨了。此时的她，只有小半在声音里，大半都还在梦里。山村的夜，特别的寂静，而春天的雨，常常在夜里悄然落入小院。翻了个身，再仔细一听，原来是隔壁蚕房数千条的蚕宝宝在啃食桑叶。那“沙沙”声密密麻麻，急剧生猛，竟能把整屋的人都吵醒。只是蓝细连早已习惯了这汹涌的“沙沙”声，没几秒钟，又跌入了梦里。

此时的蓝细连只有七八岁大，住在浙西南山区一个叫山寮的小畲村里。村里人告诉她，明朝嘉靖年间，也就是五百多年前吧，蓝氏先祖蓝谨传从福建罗源西兰乡迁徙到了这里，是个地道的老村呢。蓝细连小，不懂这些，她只知道阿娘和大姐每年开春后就接连着忙，挖春笋、铲田地、畜田水，过了清明就得撒谷种、采茶叶，还得孵下数千条的蚕种。村里人家似乎都一样，再忙再累也不忘撒蚕种。谁不知，这一村老少，一年到头，谁家没个缝缝补补，缺少丝线的，怎么行？当然最勾心的还是得囤几捆蚕丝线，待来年正月织一二条彩带。自用也好，送人也罢，有了这一二条彩带，这一年的大小心事也就了了。

不是吗？织条上眼的彩带，缝在腰布上，系在腰间，那可是我们畲家女人的骄傲，我们畲家布妮崽手儿巧不巧，心眼惠不惠？上山下地，田头地角，隔壁丘地的男子，一个斜眼就照见了你腰间的彩带。这女子惠不惠，心里可就落了分。细连伶俐，七八岁就开始采桑叶，帮着家里喂养蚕宝宝了。细连在家排行老五，是家里最小的布妮崽。姐姐细圆比她大六岁，打小细连就跟着姐姐长大。

山寮村没有成片的桑树林，不像沈村，一种就是两三亩。各家蚕儿啃得凶时，临近的桑树完全来不及长大，一些桑叶才长三五成丈就被摘走，没几天就只剩了光秃秃的枝干。山寮的女人就会爬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岗去更远的地方采桑叶。细连小，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，姐姐就背她。细连在姐姐背上听见姐姐噗嗤噗嗤地喘着粗气。细连问：“姐，你累不累？”姐姐说：“想着明年正月里有丝织彩带，就不累了。”姐姐抹了一把汗。细连从姐姐背上跳下来，跑得像小鹿。

姐姐十一二岁就跟着阿娘织彩带，却是一织就上手，一上手就停不下来。可惜家里买不起更多的线，只能靠着养蚕囤一些丝线织彩带。姐姐是细连最亲近的人，细连也最想快点长成姐姐那样的布妮崽。不下地的雨天，姐姐就将彩带的一头挂在柱子上，一头牵在腰间，用那把半尺长的织带柄穿上几行线，然后握紧了敲一敲，紧一紧线，那悬着的彩带丝线就嘟嘟作响。看得细连羡慕极了，也想学姐姐的样子织彩带。姐姐用织带柄牵着线，提一提，嘟嘟地紧一紧，眼睛盯着彩带，头也不回，说：“只要你好好养蚕，蚕宝宝吐了很多的丝，明年就教



你织带。”

于是，细连就帮着姐姐很卖力地养蚕，时不时地就跑蚕房添桑叶。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真的吐了很多的丝，结了一个个大大的蚕茧。母女三人欢喜极了，阿娘趁着夜里不忙活，连夜烧水煮蚕茧。柱子上的湿簌条的微光，映照着幽暗的老屋，阿娘用水勺时不时地搅一搅大锅里雪白的蚕茧。姐姐在灶堂烧火，将前些天砍下的柴往灶肚子里塞。欢腾的火苗将姐姐的脸映得通红。细连里屋外屋地跑，时不时招来阿娘一声喜骂。母女三人的心里似乎都已飘着明年正月那条好看的彩带。

夏日的午后，山村的空气里弥漫着满地青草被烘焉的生熟味，村子里充斥着喧闹的知了声。父亲用新竹箴衬着他那只用了好多年的箴箕。阿娘坐在门槛上，捏着麦秆条熟练地编着扇子。细连知道明天家里就有新扇子了。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……”远处传来了一阵拨浪鼓的声音。细连先是一愣，随即像只兔子奔出了屋外。挑货郎的担子停在村子那棵大樟树脚下，不多久，各家的大人小孩都陆续地钻出门来，聚在了樟树下。那是村子里欢快的时刻。围着货担的村人伸长着脖子，一个接一个地往担子里张望。

货郎大叔是老客，他知道山寮村的女人每年都会买一些染料，将蚕丝线上色了织好看的彩带。阿娘和姐姐一开始也是欢喜的，后来姐姐就有些急起来。姐姐喜欢红色，阿娘喜欢绿色。货郎大叔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将姐姐一通夸。阿娘顿了顿，依了姐姐，买了青色和红色。货郎大叔灵泛，即刻利索地拿出巴掌大的小纸块，用竹片挑了一小撮青色的染粉，包好。又挑了一小撮红色的染粉，包好，递给姐姐。姐姐捏着染粉纸包，像风一样穿过田埂，跳过小石阶，钻进小门，

将窗下那两捆蚕丝线取出来。还是端午前后的样子，姐姐就将煮好的蚕茧，缫了丝，二丝合一股地卷了线团，等着的就是这“咚咚”的拨浪鼓声了。

大概在细连六七岁的时候，那年初夏，细连和伙伴们正在村边的水田里捉泥鳅。远远地，他们看见泗洲岭那边下来三个人。更近了，居然是往山寮村这边走来。大家不约而同地直起身，也不管刚才的那条泥鳅正往泥田里钻，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来客。他们挑着担子，像是一家三口。那男孩也看不出来多大，居然由他妈妈抱着，爸爸在前面挑着担子。

进村了，他们一前一后走进了细连家的门。细连见了撒腿就跑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那是她第一次看见有人挑着担子到她家做客。

男孩子是山那边景宁县双坑口人。一双大大的眼睛嵌在雪白的脸上，也不知年龄比细连大，还是比细连小，那个子却显然比细连小。后来阿娘告诉她，男孩是来认亲娘的。畲家人管汉族人叫民家人，数百年来，民家人若有孩子身体不好，一些人家就会找大樟树，找畲家人认亲娘，沾点元气，冲一冲孩子身上的邪气，振振虚弱的身体。村子里也有一些人家被民家人认作亲娘。很快到了吃饭时间，只见那家人掀开大竹篮上面的蓝布，将一碗一碗的饭菜往桌子上端。那是细连那些时候食到最排场的一顿饭。饭桌上，父亲给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蓝元，孩子父母连声应着好。

食过饭，阿娘从里屋大木箱里取出了一条彩带。那时买不起染料，有些人家都还只织白带，阿娘却拿了一条四色的彩带放进蓝元家的竹篮子里。阿娘是有心人，从此常常念叨着蓝元，每月的初一、十五，时不时地盛一碗满满的白米饭，铺上鸡蛋，放进竹篓里，爬上数十里的泗洲岭，

送给蓝元食。

不知道是阿娘的爱心滋养了蓝元，还是畲家的彩带保佑了蓝元，蓝元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，还没两年，长得比细连还高了。

细连等啊等，等到十二岁那年正月，姐姐终于同意教她织彩带了。姐姐说：“你刚上手，笨，先织个五根线的花带吧。”姐姐就带着细连来到那张八仙桌前，将箴板做的织带柄与半根筷子长的织带棍用石块压着，固定在桌子边沿。随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丝线，顺着桌板左右角，绕过织带柄、小竹棍一圈一圈地绕起丝线来。那是彩带的胚子，也是底子。哪根绕白色，哪根绕青色，彩带的底样姐姐早已酿在了肚子里。

“打好了胚子，才能一根一根地上线。”姐姐的眼角溢满了得意。细连坐在姐姐旁边，学着姐姐的样子，跟着姐姐学织带。

姐姐织的彩带一年比一年好看，脸上的红云朵也越聚越多，越来越好。有时一边织着彩带，一边还咿呀呀地唱着山歌：“妹在月下织花带，织进阿妹情和爱，阿哥明天出山去，莫忘阿妹在等待……”

终于有一天，雷家人托媒人送来了彩礼。那个枫叶飘飞的仲秋晌午，一大桌的人围着八仙桌聊着婚事。媒人雷伯笑得特别欢，时不时爆出一串哈哈声。细连不住地给族人添茶。

姐姐嫁给了10里外黄处村的雷家。族里的凤玉、彩莲、秀女、兰花也都嫁给这附近的蓝家、雷家、钟家，畲家人似乎都已习惯了嫁畲家人。

夕阳西下，屋内的说笑声终于渐渐消停。客人们谈定了婚事，站起身，拍了拍皱皱的衣衫，打算返程了。阿娘从里屋双手捧着那条福字织带，给媒人带回去回礼。那是正月里刚织的彩带，意味着主人的应允与喜欢。订亲的队伍穿过田埂，走下山道，消失在远方。

眠。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下山，到县城铁铺打了谷耙，又亲手给大姐织了蓑衣，削了刀鞘，给姐姐当嫁妆。山里人实在，没想着嫁人要有金银财宝，只想着嫁过去上山下地不徒手，手里有个伴。

姐姐出嫁后，家里的一些活就落到了细连身上。细连身子纤细，挑着谷子下山，脚软得跳不过水沟，急得只想哭。

21岁那年，细连嫁给了沈村的雷水强。因为沈村有大桑树，有成片的稻田。每年可以多织好几条彩带。

出嫁时，细连织的一条比姐姐当年那条还漂亮的十三带，正绑在大花被上。畲家人喜热闹，但凡村里有人家婚嫁，大家都过来帮忙，都过来帮衬着绑嫁妆。畲家人绑嫁妆，尤其是绑大花被用的都是自己织的彩带。细连手巧，从小姐姐就教她，十三带是娘根带，织会了十三带就不会有织不了的带。那条十三带上织着好多好多的字符，织着细连好多好多的心思，那条彩带好看极了。

那床绑着十三带的被子在行郎的担子上晃啊晃，从山家晃到沈村，晃了三四十里地，足足风光了三四十里地。

琐碎

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窗外已发白。也不知刚才是睡去了，还是没睡去，看了看时间，却还很早。大年初一的早晨安静得像子夜，一副完全没睡醒的样子。

细连拿出手机，翻了翻微信。细连没文化，前两年，女儿却硬是教她学会了看微信。细连看见蓝元在微信里给她发了放鞭炮的图片，微信头像里，蓝元虽已头发花白，却显得很年轻气。小时那么羸弱的一个男孩，如今快七十了，依然硬朗得很。但凡家里有点事，蓝元也都在场，那年结婚，他和嫂子还送了一床大花被，已然自己人了。细连心里柔柔的，软软的，这不，大家又都老了一岁呢。

细连又翻到了外甥女的微信。是一连串的鞭炮和拥抱，还有很多的祝福照片，喜得细连在心里呵呵地笑。

二十几天前吧，也就是腊月初几的样子。细连正搅拌着那一大盆糠饭，准备去喂门口那三只咕咕叫的公鸡。手机忽然哇哇地响起，是外甥女打来的电话。

细连亲姐姐，外甥女也特别亲细连。外甥女打电话来，那是心里想娘了。说着说着，便想姨给她织条彩带。前几天做了条新腰围，这几年村里几乎没人织彩带，家里已没彩带缝系带了。

外甥女像姐姐，上山下地干起活来，都是一把好手。只是外甥女命苦，31岁那年上山砍柴，一只手不小心被毒蛇咬伤，截了肢，从此再没织过彩带。姐姐年过七十，一双老花眼穿线都难，想必也是有些年没织过彩带了把。

细连挂了电话，喂过鸡，呆呆地站在门楣下，心里便像多了一桩心事。过了些天便托人去买了彩色的丝线。

正月是我们这一带畲家女人织彩带的月份。趁着正月，我要给外甥女多织几条彩带。哎，我们畲家女人怎么就没彩带缝系带了呢？

细连索性起了床，猫着身来到了老屋。灯一开，织带柄、织带棍、五彩线、老竹椅和老花镜，一样不少。细连的眼睛一下亮起来，快步上前，一个人拉拉扯扯地忙开了。原以为这么多年不见，它们都不认得她来，一来二回，竟然都还认得，几个来回下来又都熟上了。

细连满心欢喜。织着织着，细连又想起了外甥女，外甥女孤手，织不了，这回织起来让她用个够，用个爽。还有水强的侄女，她结婚时送了一条彩带给她，居然喜欢得不得了，这回织了也多送几条给她。还有，如果今年蓝元来了，这畲家彩带，我得让他多带几条回去。这彩带吉祥，他也可以送送家里人，让彩带像当年保佑他一样保佑他的家里人。

细连坐在老屋那张老竹椅上，一边织着彩带，一边在心里思付着。

本版图片由张锦红、徐丽芳、盛顶立提供